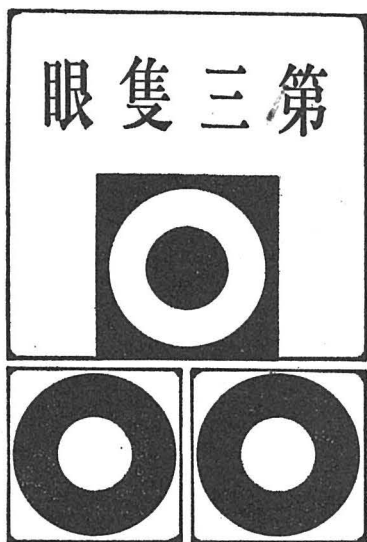




## 先生，您正踩在我腳上

談「文學的前途」·夏志清著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純文學出版社印行

假如我們捨去其中講英美文學的幾章不談，那麼，這本評論集較諸夏先生早先也是由純文學出版社所出版的「愛情、社會、小說」一書，要來得似乎有秩序些——時間（歷史）上的秩序。就書中討論所涵蓋的範疇，幾乎可以說是從胡適、陳獨秀開始，直透到白先勇早期的小說，所以，這本書雖然名之為「文學的前途」，實際上却是把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種種變革，做了大致上的一個檢視。不過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回顧」或者「前瞻」，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是相反方向的兩條導線，而是像常矗立在路頭上的那塊「由此去」的標識，用以說明兩條路之間的關聯性是一樣的。

綜觀全書，我們可以發現夏先生也常有不藉助文學經驗，而以己身的經驗與情感去衡量一位作家的作品的時候，甚而便將那位作家因此做了歷史上定位的

工作。在一般讀者尚未能爲其說服之前，以夏先生如今這般，與夏濟安、陳世驥、盧飛白諸先生具有同樣崇高學術地位的學者所闡述的批評來看，着實有一個不小心被人踏在腳背上的委屈，俚語稱作「不爽」的感覺，這也就是爲什麼像亮軒、林柏燕等的「後學」，有時也會起而向他質疑討教的緣因。現在這兒也正是呈現出同樣的局面。

在這本書裏，我可以承認沈從文的作品具有華茲華斯的境界與福克納的道德觀，承認姜貴小說中的諷刺及豐富的同情心，卒使他成爲「晚清、五四、卅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自然也承認白先勇是中國文壇的「奇才」與小說中以阿宥尼斯爲「原型」的看法，唯獨不能同意夏先生對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讚美之辭。因爲在這個序文當中，夏先生僅是以他自己旅美的心境疊映在書中人物相同的心境之上（也是於梨華的），以及「富於戲劇性的故事」，加上於梨華「善於複製感官的印象」等語，便認爲這部書再加修改「便可能和福克納名著『The Sound and Fury』一樣偉大」的這種觀點，我們說，假如這篇序文能够再加多一點點，改寫成爲一篇

正式批評的話，也許更容易使人信服，進而肯定於梨華的文學地位，再進而免去許多無謂的爭執，這樣子的達成真理，不是更爲完美嗎？例如也能談談『The Sound and Fury』與『又見棕櫚』一書之間的比較與其所稱的「偉大感」。

另外真正有被踏在腳背上的「不爽」感覺，係來自「文學的前途」一書中，夏先生對於電影所抱持的疏離態度。如果說，詩是以文字來造成意象；那麼電影則是以映像來造成意象。然而文字的意象需經過某種程度的思維，方能激發出境界，而電影所使用的映像，却能够直接將境界以映像（畫面）來敘述，所以這就是爲什麼『Rosemary's Baby』（失嬰記）電影要比書深沉、強烈的緣因。所以，電影文化極有可能管領二十一世紀的風騷，誠如夏先生所言。至於說讓作家去懷抱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念，在目前社會經濟形態之中也直是件不容許的事，「讓那些讀者去看電視、電影」毋寧是太消極的看法。我倒覺得將來文學的前途倒是得由像張系國（他提倡文學由『通俗文學』作出發的）或者諾曼·梅勒這種有「賣身捨命」精神的作家起頭，先拉往讀

者們的一顆讀書的心再談。

我這樣說，或許也會踩着了夏先生的腳？（李子俊）

## 屬於我們自己的入門書

讀王夢鷗的「文學概論」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再版，帕米爾書店印行

對於一位熱愛文學的青年，要是想找一本文學概論一類的入門書籍，一探文學之堂奧，恐怕不太容易找到很合適的書本。坊間，像「文學概論」這類書籍，爲數不能算少，可惜大半是翻譯歐美及日本的版本，有些甚至還是卅年代前後的舊譯新版。而在內容方面，也幾乎全是以歐美的文學作品舉例引證，其中有許多在國內尚無譯本可讀，即使有了譯本，隔了深厚的文化背景，接受的時候，也是生吞活剝，很難與我們心神契合。

在這種情況下，王夢鷗的「文學概論」，就有了他的特殊價值和意義，它成爲目前國內少數適於本國

讀者進一步研探文學的入門著作之一。

這一本書深具特色。它是以「現代」的觀點著述的。作者顯然有着很大的野心，企圖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把我國以往一些即興式的文學見解，以他個人的學養，有系統地依據西方的治學方式，與西方的理論揉合起來，對「文學」作一番綜合的考察。作者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所收穫的成果，是相當豐碩的。

作者非常重視民族性反映在文學上的重要性。這一觀念，他在序言裏，曾特別強調：「我們的原則已認文學爲語言的藝術，而被凝固爲藝術品的那語言，是決定於一個民族的歷史條件之下。……鄉土的風味，鄉土的聲音，常被文學家們利用來充實藝術品的親切感；同樣，也是文評家們常引以爲最適當的批評對象。我們認爲這是有理由的。」因此，書中隨處引用本國文學作品印證，同時摻和了西方的觀點互相發明，使讀者在認識的層次上，易有較深入的領會。

書中，作者把許多具有相當份量的資料從正文裏抽出來（這和某些專家在正文裏大量引證薈雜的資料來表示自己的博學完全不同），列在小註裏作爲參考資料，一則使正文變得精煉純淨，一則也使小註的內